

陈志平

著

《刘子》研究

L
Z
Y
J

L
Z
Y
J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刘子》研究

责任编辑 / 关 静
封面设计 / 黄 鹤



ISBN 978-7-206-05763-2



9 787206 057632 >

定价:25.00 元

陈志平 著

《刘子》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刘子》研究现状	(2)
一、作者考证与文本校注成绩斐然	(2)
二、思想研究的“缺席”	(10)
第二节 《刘子》的价值	(13)
第三节 研究构想	(18)
一、研究构想	(18)
二、本书说明	(23)
第二章 《刘子》作者和创作时间考	(25)
第一节 “刘勰撰”说、“刘昼撰”说之争	
的历史	(27)
一、唐佛教之盛与“刘勰撰”说的出现	(28)
二、南宋时袁孝政注序的流行与“刘昼撰”	
说兴起	(33)
三、明清时“刘昼撰”说、“刘勰撰”说	
之争渐趋激烈	(37)
四、现代学者的思维定势与“二元”选择	(39)
第二节 《刘子》非刘勰、刘昼撰	(42)
一、《刘子》非刘勰撰	(42)
二、《刘子》非刘昼撰	(48)

▶▶▶→《刘子》研究

三、值得注意的刘孝标	(52)
第三节 《刘子》是魏晋人的著作	(59)
一、《隋书·经籍志》的记载	(59)
二、《刘子》本身的线索	(66)
三、从思想倾向看《刘子》的时代特点	(81)
小 结	(90)

第三章《刘子》版本研究

(91)

第一节 书 名

(91)

一、《刘子》

(91)

二、《流子》

(93)

三、《刘子新论》

(96)

四、《新论》

(99)

五、《德言》

(101)

六、《孔昭子》

(102)

七、《石匏子》等

(104)

小 结

(102)

第二节 篇 目

(104)

一、篇目分置之含义

(105)

二、《专务》、《思顺》的篇名

(106)

三、《九流》的顺序

(106)

四、佚文

(107)

第三节 卷 数

(111)

一、三卷本

(114)

二、两卷本、十卷本

(114)

三、五卷本

(114)

第四节 旧 注

(121)

一、袁孝政注

(121)

二、袁孝政简注	(127)
三、疑奚克让注	(138)
小 结	(141)
第五节 刘子版本总叙	(142)
一、敦煌残卷七种 (附吐鲁番残卷一种)	(142)
二、刻本与印本	(149)
三、钞本	(173)
四、待查版本	(175)
五、版本系统	(177)
五、诸家校勘	(185)
六、重要的引书	(189)
 第四章 杂家与《刘子》：著述体例的统一	(194)
第一节 杂家之学的特点	(195)
一、“杂家”首见《史记》说	(195)
二、目录学上杂家的流变	(200)
三、思想史上杂家之特点	(212)
第二节 《刘子》著述体例的统一	(226)
一、兼采众书的著述体例	(226)
二、著述体例的统一	(238)
 第五章 儒道互补与《刘子》：思想的统一	(248)
第一节 以儒道为基础的百家之学重兴的时代	(250)
第二节 黄老学与《刘子》	(259)
一、杂家与黄老学	(259)
二、《刘子》的黄老学倾向	(261)
第三节 《刘子》思想中的儒道互补	(266)
一、政治理想中的儒道互补	(266)

▶▶▶→《刘子》研究

二、个人自处中的儒道互补	(270)
第四节 兼融百家的多元文化观	(282)
一、以民为本的治国纲领	(283)
二、《刘子》与法家	(285)
三、《刘子》与兵家	(286)
四、《刘子》与名家	(287)
五、《刘子》与阴阳家	(293)
小 结	(294)
附 录	(296)
刘昼考论	(296)
论孙星衍跋南宋小字本《刘子》	(309)
论锺惺《合刻五家言》的真伪	(329)
参考文献	(340)
后 记	(350)

第一章 绪 论

《刘子》是唐前的一部子书，杨明照称它为“北朝子书之最优秀者”^①。它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隋时虞世南《北堂书钞》就曾引用，后唐太宗《帝范》、武则天《臣轨》也引用到该书，抄写于唐时的敦煌遗书《杂钞》中引用到《刘子》，名称作“《流子》”。北宋时关于《刘子》的记载资料很少，南宋以来该书流传日广，甚至在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被金国译为女真文字。明清以来《刘子》十分流行，现留存于世的版本有四十多种。

《刘子》全书只有两万九千四百多字，却涉及政治、农业、军事、教育、美学等诸多领域，是一部包含了丰富内容的著作，也是少数几部完整的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子部著作之一。但这样一部子学著作，在思想研究领域和文献研究领域，待遇却截然不同。

在文献研究领域，《刘子》成了考证家和校勘家大显身手的对象，关于《刘子》作者的考证和文本校勘、注释的论文、著作很多，研究成果颇丰。相较而言，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刘子》一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学界甚至对这部书漠然置之，这种现象在唐以前的著作身上是少有的。一则是因为该书的作者是谁，在整个历史文献中不能得到证实，因此清代姚际恒认为《刘子》是一部“伪书”。其次是《刘子》的目录归类和著述体例也颇让人失

^① 杨明照：“增订刘子校注前言”，《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

望，历来文献目录均以该书入杂家，其行文承袭、套用前人陈言故实者居多，从中难以发现独特的论断。著作者的难以确定，内容的因袭浅显，使《刘子》没能引起哲学研究者的注意，思想史著作中也很少提及该书。

也许是文献研究领域的自说自话，没有为思想研究领域所注意；抑或是文献研究领域提供的成果还不够成熟，不能为思想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抑或是两个研究领域对该书的价值判断存在巨大差异。总之，《刘子》研究存在严重的文献和思想脱节的现象。如何使思想研究领域和文献研究领域就《刘子》的价值和目前的研究成果达成共识，也成了《刘子》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故本章拟先简单介绍《刘子》研究现状，尤其是文献考证上的成绩；其次再谈谈《刘子》一书的文献和思想价值，最后简述本书的研究设想。

第一节 《刘子》研究现状

一、作者考证与文本校注成绩斐然

1. 关于《刘子》作者的争论

《刘子》最早见录于《隋书·经籍志》，无撰者姓名。于是《刘子》的作者是谁，就成为了《刘子》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从唐代至现在，共有九种说法：一西汉末年刘歆作、二东晋时人作、三梁刘孝标作、四刘勰作、五刘昼作、六袁孝政作、七贞观以后人作、八金人刘处玄作和明人伪撰说。唐张鷟《朝野僉载》和最早为《刘子》作注的唐代袁孝政认为是北齐刘昼著，两《唐书》著录为梁刘勰撰。此后，“刘昼撰”和“刘勰撰”两说成为最主要的看法，在后代争论不休。20世纪余嘉锡、杨明照、程天祜等人认为该书是北齐刘昼作，林其铤、陈凤金力主梁刘勰撰，王叔岷疑为刘昼作。诸人对《刘子》

作者问题均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虽然至今看法还没有统一，却有力的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今略引诸人论点如下：

杨明照在《刘子理惑》中力排《刘子》为刘歆、刘孝标、刘勰、袁孝政作，认为是北齐刘昼作，证据有二：（1）《北齐书·刘昼传》载“昼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杨认为“以昼自言数十卷书计之，《刘子》必在其中，于数始足（《高才不遇传》四卷、《帝道》若干卷、《金箱璧言》若干卷、《六合赋》若干卷，再益以《刘子》十卷，差足云数十卷书）。”（2）传称昼“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今以《刘子》全书验之，其缉缀辞藻与言甚古拙，皆极为显著。在《再论刘子的作者》中，杨明照针对林其铤、陈凤金提出《刘子》为“刘勰撰”的观点，辨析了阮孝绪《七录》和《隋书·经籍志》的关系，指出梁代著录《刘子》的目录书，决不是只有《七录》；《刘子》不会是刘勰文集的一部分；《刘子》决非出自刘勰之手，刘昼才是《刘子》的作者。^①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刘子》认为张鷟《朝野僉载》中已经记载此书为刘昼所作，对比刘昼生平和《刘子》思想，多相符合。对于袁孝政《刘子》注序中提到“天下陵迟，播迁江表”与刘昼传记中未曾提到他流落江南的矛盾，余嘉锡解释为刘昼视江南为衣冠文物存焉，而“齐自高洋之后，皆昏暴之君，行同禽兽，昼既不遇于时，自憾生于夷狄之邦，不及睹衣冠文物之盛，而揖让于其间”。袁孝政推知其意，故曰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也，但孝政文理不通，不免词不达意，至使后人误会。

程天祜认为“《刘子》和《文心雕龙》非出一人”。从体系上看，《文心雕龙》体系严密，条科分明，《刘子》根本没有构造理论体系的自觉要求；从思想倾向看，《刘子》主张儒道互补而倾向

^① 《刘子理惑》、《再论刘子的作者》附于杨明照《刘子校注》书前，巴蜀书社1988年版。

于道，《文心雕龙》崇儒轻道，强调“经子异流”；《刘子》认为诸子的宗旨相同，《文心雕龙》认为诸子中有纯、驳之别。从袁孝政序、张鷟《朝野金载》等文献记载和《刘子·惜时篇》透漏的信息分析，“刘昼说难以否定”。^①

王叔岷认为“《雕龙》文笔丰美，《刘子》文笔清秀；《雕龙》词义深晦，《刘子》词义浅显；《雕龙》于陈言故实多化用，《刘子》于陈言故实多因袭。此又可证《刘子》非刘勰所作矣”，《北齐书》、《北史》均不言刘昼作《刘子》，但传中语多与《刘子》相符，“故《刘子》似非刘昼莫属也。”^②

林其铤、陈凤金不同意《刘子》作者为刘昼，《论〈刘子〉作者问题》认为“辨明《刘子》作者谁属，这不仅对于研究《刘子》，而且也对研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对照了刘勰、刘昼和《刘子》思想，“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北齐刘昼不可能写出《刘子》，《刘子》的作者应为刘勰。”^③在《刘子集校》所附《刘子作者考辨》中，他们再次坚持了这样的观点。

也有学者认为刘勰、刘昼都不是《刘子》作者，如张严认为“《刘子》五十五篇，因不著撰人姓名，后人又勿之深考，以致张冠李戴，有此名实不符之嫌。”^④曹道衡《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认为“《刘子》可能是另一位刘姓学者所作，归诸刘勰和刘昼都出于后人臆测，未必可从。”

刘勰是南朝梁人，《文心雕龙》的作者，著名佛教徒；刘昼是北齐儒生，入《北齐书·儒林传》。当时南北分裂，此两人思想有巨大差异，容不得错乱，更何况《刘子》不一定是他们中一位所

① 程天祐：“《刘子》作者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刘子》作者新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6期。

② 王叔岷：《刘子集证·自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 林其铤、陈凤金：“论《刘子》作者问题”，《文献》，1984年第2期。

④ 张严：《刘子五十五篇作者辨证》，《大陆杂志》二十七卷一期，转自郑良树编著《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674页。

写。不确定《刘子》的写作时代，很多思想研究只能是揣测之词，所以为《刘子》写作时代定位和考证其作者实是研究《刘子》最重要的事情。

2. 文本校注的成绩

早在唐代的时候，袁孝政就对《刘子》进行了注释，该注现仍保存在《道藏》本《刘子》中，宋代奚克让有《刘子音释》三卷和《音义》三卷，今不见存。清孙星衍、黄丕烈、卢文弨、孙诒让、陈昌济、民国孙楷第等均曾对《刘子》进行过校勘，其中黄丕烈尤为用力。^①清末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刘子》残卷多种，罗振玉、傅增湘、王重民均曾参与整理，校勘成果颇丰。^②

当代《刘子》整理、注释本有多种。杨明照《刘子校注》，题刘昼撰，巴蜀书社1988年版；林其铤、陈凤金《刘子集校》，题刘勰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台湾王叔岷《刘子集证》，刊于196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四，大陆中华书局2007年9月重版。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傅亚庶《刘子校释》，后附“历代《刘子》序跋”等资料。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又出版了江建俊《新编刘子新论》，并附有资料五种。

“近人讨治刘子，用力最勤者，当推杨照明氏。”^③有感于唐袁孝政《刘子》注的疏漏纰缪，1938年，杨明照在《文学年报》第

① 孙星衍曾发现《刘子》南宋刊本；黄丕烈一生数校此书，留下校本多种和序跋多篇；卢文弨有《群书拾补·刘子校正》；王俊仁有《经籍佚文·刘子佚文》一卷；陈昌济撰《刘子正误》六十一条；孙诒让撰《札迻新论》。民国时孙楷第曾撰《刘子新论校释》，收《西苑丛书》第一辑。

② 今发现《刘子》敦煌残卷共七种。罗振玉依江阴何氏（何穆恣）藏唐卷子撰《刘子残卷校记》，收《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傅增湘有《校录刘幼云藏刘希亮影写唐卷子刘子》。以前认为此两部唐卷子原件已不见存，今人荣新江访其下落，知一藏日本，一藏国家图书馆，见荣氏“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书窗》1993年第1期。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有敦煌残卷录《刘子》叙录4则，校记1篇。

③ 王叔岷：《刘子集证·自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

四期上发表了《刘子校注》，除对《刘子》诸版本文字异同作出校勘外，更对《刘子》作了全面注释。“词求所祖，事探其原；诸本之异同，类书之援引，皆迻录如不及。”^①此书1988年由巴蜀书社重版，书前附录了《刘子理惑》、《再论刘子的作者》两文。王叔岷认为杨照明的《刘子校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杨氏长于陈言故实之考证。然考证陈言故实，当留意直接来源，或间接来源。同一成言故实，见于数书，其最相合者为直接来源。某书虽晚出，而为直接来源，当以晚出之书为主，早出之书为辅。杨氏往往忽之。”^②因此，王叔岷“发扬幽光，从吾所好，因缀辑诸家之说，修正补苴，写成集证十卷。”^③这就是《刘子集证》。该书备旧说、审取舍、多创见，使《刘子》注释益臻完善。1998年傅亚庶出版《刘子校释》，该书博采众家之精华，参以己见。在版本方面，搜罗不同版本29种，在校勘方面，全面吸收了清孙星衍、陈昌济、孙诒让，近代傅增湘、罗振玉和今人孙楷第、王重民、杨明照、王叔岷、林其铤、陈凤金等人的成果；在注释方面，采纳了唐袁孝政注，明程荣、孙鑛、钟惺等评注和杨明照、王叔岷的注释成果。同时援引类书、子书，拾遗补缺，加以自己的论断，既全面反映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体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该书还附有《刘子》主要版本序跋14种，校注诸家序跋5种，全书集众说为一，资料翔实，是一部集成式的著作。^④

林其铤、陈凤金是当代对《刘子》版本用力最勤的学者。他们不仅著有《论〈刘子〉作者问题》、《刘子作者考辨》等论文，力主《刘子》为“刘勰撰”。同时，他们出版了《刘子集校》和《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两书。《刘子集校》广收《刘子》版本

① 杨明照：《刘子校注》1938年自序。

② 王叔岷：《刘子集证·自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 王叔岷：《刘子集证·自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④ 详参任朝霞书评：“《刘子集校》简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5期。

和名家校勘，书中列有抄本、刻本和前人校勘记共45种，囊括了现存的所有善本。校勘底本为乾隆重刊《汉魏丛书》本，诸家异文逐条附于篇后。“如此广泛的校勘工作，不仅使原著中的许多疑点得以冰释，还可使读者从中看到一批珍贵版本的面貌。”^①孙楷第给林其铤、陈凤金写信赞道：“此书校勘时所据本之多，用力之勤，度越前人，为《刘子新论》的校勘学立下了一个十分巩固的基础，是以辛苦换来的极有价值的著作。”今人清理《刘子》版本，是必须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的。

敦煌残卷《刘子》是校勘文本的宝贵资料，自发现以来，罗振玉、王重民均参与了整理；而林其铤、陈凤金集录敦煌遗书中的《刘子》资料 and 前人校勘成果，汇为《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一书，题刘勰著，上海书店1988年出版。敦煌残卷多不易得，此书影印敦煌残卷《刘子》六种，同时著录相关资料五种，省减了研究者的劳碌之苦，颇有益于学林。对敦煌本《刘子》进行过研究的还有许建平，他发表了《敦煌本〈刘子〉残卷举善》、《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补》等论文^②，校勘了敦煌本《刘子》的文字，同时对残卷的时代考证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如对于伯2546，王重民认为此卷“于唐讳‘世’之字为‘代’，‘治’之字为‘理’，则写于开、天之世也。字小行密，然颇清秀”^③，许建平则认为“中宗至宪宗时才出桃不讳，则此卷当非开天写本。愚以为作于高宗、武后时期，即公元650—705年。”^④

① 参李山书评：“介绍刘勰著《刘子》的集大成校本”，《文献》，1985年第3期。

② “敦煌本《刘子残卷》举善”，《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③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85页。

④ 许建平：“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今人对《刘子》的研究，文本校释是取得成就最多，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但仍然有一些文献问题没有解决，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1) 关于刘子版本的清理。《刘子》版本很多，林其铤、陈凤金的著录难免有所疏漏，如未注意到元代《新编类意注解诸子琼林》（下简称《诸子琼林》）对《刘子》的大量引用，所以对《刘子》版本还需作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同时，宋以来版本的系统关系至今还没有研究成果，版本之间的优劣比较更是无从谈起。杨明照《刘子校注》底本是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旧合字本。林其铤、陈凤金《刘子集校》底本为乾隆壬子（1792）重刊《子餘增订汉魏丛书》程遵岳校《新论》。傅亚庶《刘子校释》底本与杨明照《刘子校注》相同，也是旧合字本。王叔岷的《刘子集证》底本为涵芬楼影印《道藏》本。从版本源流上讲，程遵岳校《新论》源于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何允中《广汉魏丛书》刻于明末，其中《刘子》可能源自《汉魏丛书》，但传承关系并不清晰，且全书没有任何注释，影响了它的价值^①。在诸刻本中，程遵岳校《新论》并非善本。旧合字本《刘子》是唯一的活字印刷版本，此书原为周仲涟收藏，周亡故，书归黄丕烈，20世纪初为上海古书流通处所得，陈乃乾将原书售吴中许博明，同时影印该书发售，原本今下落不明。原书卷八第十六页（《阅武四十一》“而退之”至“缮修戎器”）原缺，影印本据它本补足原文，但没有补注释。据

^①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称：“何允中宇文开，武林县人，见所题《丛书目录款识》，余无可考。其人盖略知文艺而不通豁，敢于剽窃改窜，而巧于推广销场之书估。其书每卷皆镌有校阅人名贯，如《巴志》，‘武林黄嘉惠阅’；《汉中志》，‘蜀郡刘志曜阅’；《蜀志》、《南中志》，‘吴郡汪明际阅’，如此广泛引列当时知名人物以壮声势，实皆未曾从事校阅。至如《序志》‘武林钱敬臣阅’，竟不知其内容为《三州士女目录》。《序志后语》，‘武林何士锡阅’，亦不知其为常璩《自序》，则其校阅名实可知。然竟藉此虚声，迷惑无识之八股文士，一时营销甚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林其铤、陈凤金考证，此本虽刻在明正统前，但不会早于元，具体时代和流传渊源不可考。旧合字本《刘子》出现的时间不明，文字略有残缺，虽然保留有袁孝政注，但没有小字音注，在《刘子》诸多版本中也并非最善之本。《刘子》在北宋时就已经入《道藏》，今《道藏》本是明本，保存比较完好，是《刘子》诸版本中较好的一种。清理《刘子》版本，勾勒版本系统图，为校勘提供可靠的底本也是《刘子》研究的重要事之一。

(2) 关于刘子旧注的清理。《刘子》整理中的另一个疏忽是忽视了对《刘子》旧注释的整理，杨明照《刘子校注》完全舍弃了袁孝政注，王叔岷指出袁孝政注偶有可取，其《刘子集证》部分地吸收了袁注；傅亚庶《刘子校释》吸纳了底本中的全部袁孝政注文，却没有注意到不同版本间袁孝政注文的差异。同时，《刘子》还存在有“袁孝政简注”和“疑奚克让注”，这些注文一方面可以对原文校勘起辅助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清理《刘子》版本系统的重要依据。

(3) 刘子注释中存在一些难点，需要继续查对。《刘子》引用成文和征事数典比比皆是，很多典故的出处还需查对。王叔岷《刘子集证·自序》就说“犹有数事，未知所出”。如《兵术第四十》“舒车豕突，尹子之术”；《风俗第四十六》“胡之北有射姑之国，其亲戚死，则弃尸于江中，谓之水仙”；《类感第五十》“火为武神”；《正赏第五十一》“昔鲁哀公遥慕稷、契之贤，不觉孔丘之圣”；《言苑第五十四》“文王嗜胆”等典故至今没人知道出处。还有一些词句见于佛典中，似该书与佛教关系还可再讨论，如《因显第二十》“扞虚缚风，煎汤觅雪”，“缚风”一词见于西晋三藏竺法护译《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一名《虎耳经》）“莫愿不可获，犹如欲缚风”；“煎汤觅雪”见于《楞伽资记》，为禅宗惠可法师语录。

(4) 一些文字校勘难点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如《道藏》本《专务第六》“瞽无目而耳不可以察，专于听也；瞽无耳而目不以

闻，专于视也。以瞽瞍之微而听察聪明审者，用心一也”。今校本多改“瞽”作“聋”，以于“瞽”相对。此文本自《淮南子·说林》十七：“瞽无耳，而目不可以瞽，精于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聪也。”《淮南子·说林》和《刘子·专务第六》此处语意极为不通，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瞽无目而耳可以察，专于听也；瞽无耳而目可以闻，专于视也。以瞽瞍之微而听察聪明审者，用心一也。”《文子》卷六作“瞽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于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于听也”，正是此意。罗振玉校敦煌本《刘子》作“瞽无目，而耳不可不察，专于听也；瞽无耳，而目不可不瞽，专于视也”，意思甚明。（同时，笔者认为此处的“瞽”可能是“蜮”字形误，《抱朴子·内篇》卷十七载蜮“无目而利耳”，《抱朴子·外篇》卷三说“瞽无耳而善闻”，正可相对）

2001年，92岁高龄的杨照明先生准备以涵芬楼影印道藏本为底本，详细校注《刘子》五十五篇，预计字数在四十余万字^①。惜2003年，先生归于道山，书未见出版。

二、思想研究的“缺席”

相对于《刘子》文献整理的“热闹”，思想在《刘子》研究中“缺席”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只零碎出现了一些研究刘子美学、文艺、教育、人才思想的论文，如《刘子思想初探》^②、《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③、《〈刘子新论〉的正名逻辑思想》^④、《刘昼

① 详参杨明照：“增订刘子校注前言”，《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在文中，杨明照计划“拟以四年（五年）时间，按原订计划完成较有质量的一部专著——《增订刘子校注》（55篇正文，皆详为校注，择优选定涵芬楼影印本道藏本为底本，可能有四十余万字）”。

② 林其铤、陈凤金：“刘子思想初探”，《文史哲》，1987年第6期。

③ 皮朝纲：“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

④ 李建钊：“刘子新论的正名逻辑思想”，《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